



龙行龘龘 ■唐嘉茵

海上风物

黄河路不仅有美食

■童伟忠文

电视剧“繁花”中,美食是当仁不让的主角,造就了车水马龙的黄河路。但黄河路并不仅仅只有诱人的美食,剧中提到的“交运邮社”,就是美食之外的一处经营精神文化产品的地方。

坐落在黄河路301号的交运邮社,是原上海交运局属下的一家经营集邮品销售业务的单位,归市运输工会俱乐部管理。这家邮社除了吸引了众多交运系统的集邮收藏爱好者,在系统外也颇有影响。《繁花》有一段情节就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与黄河路美食同步兴旺的,还有企业的文化建设。以上海交运局运输工会为例,当时,包括交运邮社在内的职工收藏、摄影、书法、美术、钓鱼、影评、诗歌等协会有近20个,这些协会定期活动,十分活跃,极大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,也提升了职工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,涌现出一批沪上有知名度的职工达人,其中,收藏协会更是令人刮目相看。

原交运局下属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员工王安坚毕生致力于古钟表收藏,经40年的不懈努力,累计收藏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瑞士和我国清代的各种古钟表300余只(块),首创“家庭钟表博物馆”,赢得国内外声誉。王安坚还为南京博物馆修复了3件清朝王宫宝钟,先后任市职工收藏协会副会长、市交运局收藏协会会长。在他的推动下,交运局职工收藏成为上海业余收藏界的“半壁江山”。

原钢运公司职工曹惠忠在米粒等材料上的微雕作品,令人叹为观止,徐悲鸿《八十七神仙图》等数百件微雕精品,被美国总统、日本首相等收藏,北京亚运会上,我国赠予各国代表团团长的微雕作品,悉数出自曹惠忠之手。

黄河路上的交运工人俱乐部,是当时上海交运局60000余名职工的精神家园。俱乐部创立于1984年8月,由原明星大戏院改建而成,设有影剧场、桌球房、录像茶座、电子游戏机等设施,是一所多功能的职工文化娱乐场所。俱乐部主任由原上海运

输工会宣教部部长吴明兼任,副主任袁正平还是上海癌症患者俱乐部的创始人。俱乐部定期组织赛诗、影评、集邮交流等活动,提升职工的审美情趣。

记得1985年农历乙丑年,俱乐部举办“喜迎牛年”主题赛诗会,要求画配诗,10分钟内完成一首参赛作品,我的一首“牛颂”,经选手间的激烈角逐获得二等奖,其中的几句至今尚记得:“从来就这样,把空谈踩在脚下,埋头耕耘的轨迹里,注满了纤夫跋涉似的艰辛。”此次获奖激发了我学诗写诗的浓厚兴趣。

那时的俱乐部还积极引进最新影片供职工观摩,当我第一次看到《第一滴血》这样生猛的国外大片时,颇为震撼。参加影评小组讨论时,大家聚焦“我们需要怎样的英雄主义”展开热烈辩论,最终形成共识,获益匪浅。

短短数百米的黄河路上,有脍炙人口的口中美食,也有陶冶情操的精神美食。一部《繁花》勾起了我对后一种美食的记忆,这也是不该淡忘的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时令小语

二月初二春龙节

■袁影萍文

作为知识青年,50年前我曾在农村插队落户10年,在习俗中,除了对农村过春节难以忘怀外,印象较深的还有二月初二“春龙节”。

在农村流传着这样的民谣:“二月初二,龙抬头,大仓满,小仓流。”民间传说,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。此后随着天气的转暖,雨水逐渐增多,所以这一天叫做“春龙节”。

每当春龙节,我所在村庄的家家户户都会在这一天清晨打着灯笼到河边挑水,回到家里后点灯、烧香、上供。当地的老农告诉我,这种仪式叫做“引田龙”。在这一天,所有吃的东西均和“龙”有关,家家户户都要早起煮面条、炸油糕、爆苞米花,以示吉庆。

最近翻阅文献,了解到有关春龙节的文字记载。东汉文字学家许慎(约58—147)的《说文解字》就有这样的记载:“龙,鳞虫之长,能幽能明,能细能巨,能长能短,春分登天,秋分而潜渊。”农历二月初二左右,正值惊蛰、春分节气,惊蛰龙抬头,春分龙登天。

有关春龙节的来源,还与武则天

有关。据传,武则天当了皇帝,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,但是她任性,好恶无定。如此专横,惹恼了玉皇大帝,便传谕司海龙王,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。此间,田地荒芜,黎民百姓挨饿,司掌天河的龙王不忍百姓遭难,于是违背旨意,偷偷降了一场大雨。玉帝得知后,将龙王打下天宫,压在一座大山下面。山下还立了一块碑,写道:龙王降雨犯天规,当受人间千秋罪。要想重登灵霄阁,除非金豆开花时。

人们为了拯救龙王,到处寻找开花的金豆。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二这一天,人们正在翻晒金黄的玉米,猛然想起,这玉米就像金豆,炒开了花,不就是金豆开花吗?于是家家户户爆玉米花,并在院里设案焚香,供上“开花的金豆”。玉帝一看人间家家户户院里金豆花开放,只好传谕,诏龙王回到天庭。

虽然都是传说,天上没有主管云雨的龙王,龙抬头、龙登天只是故事。二月初二前后,随着冬季的结束,降水量多了起来,这本是季风气候的特点,与龙王兴云布雨无关。

但这些传说都寄托着千年来人们对于五谷丰登的愿望。

岁月悠悠

套鞋往事

■祁民龙文

春节将至,妻子在家大扫除,从储藏室翻出一双约八成新的高帮套鞋。我定眼看着这双套鞋,不禁回想起许多与套鞋相关的往事。

老上海人无论是对低帮元宝套鞋,还是长筒的雨靴,都喜欢称作套鞋。记得刚上小学那年,妈妈给我买了一双元宝套鞋,我兴奋地拿起这双

光亮得能照出人脸的套鞋看了又看,心里盼望着快点下场雨,这样就可以穿着新套鞋了。

成年后进入一家机械厂工作,每逢“学雷锋”纪念日,团委总要安排团员青年做志愿者,为全厂职工提供诸如理发、修补等活动。鉴于我会点修补套鞋技术,每次都被安排到修理套鞋组。这个组的摊位前的人还真不少,当年人们的物质生活尚不富裕,套鞋穿破了也不舍得扔掉,修理一下再穿。最有趣的是一位老师傅,他拿来的那只套鞋上面已经修过5处了,红的、黑的补丁交织在一起,现在紧靠补丁处又漏水了,我给他补好的

套鞋补丁摞补丁,呈鱼鳞状。工友见此戏称他为“六洞师傅”。他听了也不生气,提着补好的鞋乐呵呵地走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进入街道办事处工作。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,穿着套鞋在居民区走街串巷,是工作常态,春雨绵绵时要穿,夏季防汛抗洪要穿,秋雨潇潇时要穿,冬季除雪保畅也要穿。真可谓,工作在基层,套鞋伴我行。

我所在的街道当年是典型的老城区:棚户简屋多、中小道路多、公共基础设施差,每当遇到暴雨来袭,不少地势低洼、排水不畅的居民区就成了水中泽国,其中的居民既面临着安全隐患,又要面对财产受损的困境,苦不堪言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本市遇到台风、暴雨、潮汛三碰头灾害天气,地区内有不少居民家中进水。街道干部们立刻披挂上阵,奔赴各自所联系的居委会,开展排查险情、调集抽水泵等抗洪排涝物资、疏通排水管道等工作。当时,我同居委会干部刚走近一条弄堂,就听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子在大声呼叫我们,一问得知,她家男人此时还在单位上班,家里进水眼看就要淹到电冰箱,当时电冰箱可算得上家里的“大件”,她一个人又搬不动,正急得团团转,见到我们就像见到救兵,连声请我们帮忙。

我和同行的居委会干部踉跄着被水淹没的弄堂来到她家,抬起沉重的冰

箱,打算将冰箱搬到地势较高的居民活动室。弄堂积水最深处已经超过了膝盖,水一下子涌进了套鞋,走起路来愈加困难,等我们把冰箱放置在活动室,浑身上下也全都湿透了,雨水、汗水、积水在我们身上来了个“三碰头”。

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,随着大规模旧区改造和市政建设的推进,大片的棚户简屋被一栋栋高楼大厦所取代,居民群众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,我所工作过的街道,零星地块的棚户简屋征收任务也于去年完成。如今很少再看到有人穿着套鞋行走在大街上了,我眼前的这一双双不起眼的套鞋,成了城市建设进程和民众生活变迁的“见证者”。

生活故事

换灯

■钱水根文

一记沉闷的扑闪过后,厨房吸顶灯熄灭了。

我站上椅子,拆下灯罩,灯座长方形,触摸一下,灯又亮了。厨房灯,开开关关,何其频繁!如此攀爬,怎受得了。

厨房这盏灯,还不是换个灯泡的事,得测线路,查灯基。我哪懂电工。大楼刚换了物业,不知有无电工。

到了物业办公室,问物业经理,可

有电工?经理指指旁边:“你找张师傅!”与师傅上楼,掂梯子时,我说我来掂,他说他来掂。

在电梯里,借说话打量他,不高的个,瘦削的身,黝黑的脸。我说,小区物业不好做,众口难调!他说,自己电工出身,退休后做物业,习惯了。

进家门时,他要穿鞋套,我说不用了。他说,这是规矩!

撬开梯子,我扶梯,师傅爬升3格,打开灯罩,测试电流,让我开灯,老样子,开关了3次才亮。师傅说,接触不好,建议换灯。又说,这种灯型淘汰了,市场没这种灯了。

我还是不想换底盘、灯罩,就委托师傅配灯。

两天后,师傅掂着梯子,再次上门,灯配来了。

他上梯,换灯。我扶梯,关灯。想到这灯在家5年多了,天天陪着我们,家里那么多灯,数这盏灯使用频次最高,白天黑夜,每天不知开关多少次。进厨房,第一件事,就是开灯,许多时候,白天也开着;现在要拆除了,心里还五味杂陈。

师傅剪断联接,旋下螺丝,拆下灯座,装上新灯,一气呵成!新灯环形,四周似珍珠小灯。师傅让我开灯,厨房一片光明,比老灯亮。

趁师傅上门,我请他看看卧室与厨卫的过道灯。这灯多年不亮了,因无碍房间照明,一直没换。师傅拆下灯罩,看了灯型,说要不换个与厨房一

样的。我说,行。他说,明天再来,梯子不搬回去了。

次日9时许,师傅就来了,一番操作后,过道又亮起了灯光。事毕,我说,熟悉师傅了,望你们常驻。

时值年末,气温低得很,阴雨不断,夹着雪,寒气阵阵袭来。到了第4天,又是雨天,中午时分,想蒸些包子,进厨房开灯,灯不亮,开关3次,才亮起。

我大吃一惊,按3次,灯才亮,又重现了,又是接触不好吗?可这是新灯呀,才装了3天。师傅当时说,至少5年没问题。

我又试了一次,还是老样子。

已是下午3时,我又到物业办公室,拉起师傅上楼。师傅试了开关,站

上椅子,拆下灯罩,让我开灯,他测电流极向,电工笔不亮。下梯开过道灯,亮得很。说厨房开关有问题,看了开关,说这种开关淘汰了,市场早没有了。想想也是,家里一应灯饰、照明,都是25年前的款式,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,变化多大呀。

师傅说,他网搜,如有相似类型,替我网购。

我托付他了。

托付事了,我又想起老灯,对师傅说,这样看来,那盏老灯是否也没坏?开3次才亮,问题在开关。师傅笑笑。师傅走后,我自责不已,陪伴我家5年的一盏灯,给我们带来温馨光明的一盏灯,无端被扔了。老灯,你是无辜的。